

淺談台灣現代詩教養

文：岩上

圖：編輯部

岩上老師攝於比利時、布魯賽爾



台灣現代詩的發展如果從一九二〇年，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微算起，也不過八十多年歷史。而期間在日治殖民統治下的文人，並不能真正呈現台灣詩學的心聲，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面投入戰爭，詩思的斷裂，是情勢所必然；戰後國府佔領台灣，政權的轉移加上文化背景全面的翻盤，更重要的是書寫與使用的語言文字完全不同，對詩人作家來說失去原有使用的語文如同剛發芽的幼苗被拔根一樣。

對一種新語言的學習，從認字發音到熟練會話與書寫，最少要十年。所以戰後十年的台灣詩壇是從中國來台人口的活動舞台，由於大陸淪陷，這批詩人是失去祖國逃難到台灣，所以他們的作品充塞著懷鄉與反共之思維，缺少落實台灣生活經驗的意象。而台灣全島才剛剛學習國語，尚無進入詩的領域。

民國四十四年中國文藝協會舉辦詩人節新詩獎，六位得獎者僅白萩一人是本省籍。他剛好讀了十年中國語文，它可說是獨特早慧，被譽為天才詩人。

民國四十五年紀弦發起成立現代派，加盟的有一百零二人，本省籍的只有五、六人。因為有良好的語文基礎才能有詩學的教養。

其實，早在日治時代寫詩的人就不少，因語言的關係放棄寫作，或重新學習新語言，必須潛伏一段艱辛的歷程，這對台灣詩史的發展是最確切的斷裂。

聽你敘述流浪  
異國的風雪  
常掛在冷月的樹梢上  
喝一杯露天的咖啡  
飲一口樓閣的蒼茫  
冬的樹枝  
在窗外向你揮別  
空港和驛路一樣渲染  
黃昏的塵埃  
離別的霞色  
一站又一站  
用腳步踢走蹣跚，滑向  
天涯  
異地無可重登  
遨遊的浪子，把影子  
丟給無盡的路

現代詩

岩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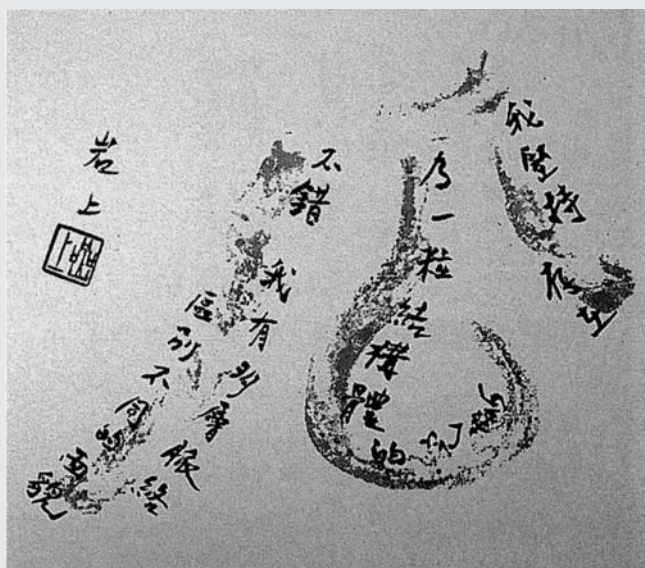
紀弦所發起的現代派信條，主張新詩是橫的移植，而非縱的繼承。現代詩遂導向引進西方詩學理論，一九五〇、六〇年代在現代主義的熱中裡，最後導入超現實主義作品領佔台灣詩壇。台灣的現代詩成為晦澀、難懂的文字遊戲。

一九六四年〈笠〉詩社成立，成員清一色是本省詩人，但在戒嚴與文學資源被國民黨執政的掌控中，早期笠詩社的作品並沒有特別的影響而能呈現本土意識的特色，所以台灣現代詩的歷史前後雖有八十多年，大多時間是在斷裂與打壓下殘喘走著坎坷的路。數十年下來，詩人們秉持對詩文學的熱愛，共同出資辦詩刊，賣命的寫詩，並沒有獲得多少社會的掌聲，詩人並不被注目和看重。這是詩教養的缺失所致，以往台灣政治的統治者，認為詩人文人如果不聽命於政策，則是麻煩的製造者，所以詩人不被社會普遍認定。

詩是語言的藝術，詩具有語言的原創性，人類靠語言來思考。一個社會如果漠視詩的存在，沒有給詩人應有的尊重，這個社會必流於物質的追求而欠缺優質精神文化的培養，台灣就是這樣的一個島國。島民缺乏思考，缺少詩思洞察力去了解自己的歷史和生存的環境，缺乏詩的思考與語言背後裡詩學的內涵教養，所以社會充滿欺騙與暴力的乖戾氣息。

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而多元性文化社會，就詩的創作來說，已經沒有任何限制與禁忌，能自由創作，打開海闊天空的心胸，是新時代年輕人創作的天地。但年輕一代的詩人，似乎又走向老路，重回到六〇年代詩令人看不懂的境地。詩要被社會普遍接受，詩人也不可故弄玄虛，今年第一次國中學生學力測驗，國文考題有余光中的「刺秦王」一詩，不少考生說「看不懂」，以為是文言文。把現代新詩看做是文言文，絕對不是笑話，正反映我們詩文學教育的淺薄，至少在中小學是如此。

現代新詩的素養，應該是現代人文化素質的一部分，而台灣文化的建立它也是不可缺席的一份子，值得培育。❖



#### <作者簡介>

岩上，一九三八年生，本名嚴振興，台灣嘉義人，現居南投草屯，先後畢業於台中師範、逢甲大學。曾任台灣兒童文學協會理事長、台灣現代詩人協會理事、南投縣文化基金會常務董事、中正大學駐校作家。